

人生如煙雲聚散,無論是黑雲、彩雲、或是萬里無雲,天空不會凝固在一個不變的形態,你、我的生命也不會凍結在某一個季度。筆者自小愛思索,對人生發出過不少疑問。在其中浮游了幾十年,至今仍然在尋問:“我從哪里來,要到哪里去?下一站該是什麼?”

我是屬於那弱群,經不起現實的敲擊,很容易就心力交瘁。回首過往一生,最感炙熱苦痛的是青少年時代,從十三歲起到二十幾歲,曾經三度有輕生的念頭。近日浦瑛到訪,不知為何談起往事和其中的破碎,在新朋友面前居然談笑風生地聊扯自己年輕時期的黑暗。別人會問,是否因為多年來已經“五子登科”(五子:妻子(夫君)、屋子、車子、兒子、銀子)才所以談得輕鬆?我清楚不是。我從未促意追求“五子登科”,那是天父的恩賜。我一直以來所追求和尋見的,是人類生存的價值和意義。我曾接受和享受過耶穌的邀請,他說:“凡勞苦擔重擔的人,可以到我這里來,我就使你們得安息。”我也嘗往過耶穌一個信心的應許:“所以不要憂慮,說,吃什麼,喝什麼,穿什麼。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,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們要先求他的國,和他的義,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。”(太 6:31-33)

然而,在被引導去認識天國和天父的義的過程中,沮喪和絕望曾在我心靈中為我敲響三次喪鐘。如許多人曾經歷過一樣,我也有一個不幸的出生。我雙親幼年家境貧寒,沒機會到學校接受任何教育。母親在中國廣州市把我生下來就因病休了四十天。我是外婆把我抱大的。孩提時我雖然和母親並五個弟兄姐妹生活在一起,但在家中,我是那最頑皮、最常犯錯、不時挨打挨罵的孩子。我很怕我母親,是家中最失寵的女兒,在我兒時甚少感受到母親對我的溫馨之情。母親偏愛我妹妹,對我的冷漠,為我幼嫩的心靈塗抹上一層不受人歡迎的陰影。我父親因為賭博娛樂,被人民政府發現,捉去牢改三年。出獄後,因為失業,就申請到香港謀生。在我小學以前的記憶中,很少見到父親與我們共享天倫。那時在中國大陸的生活是貧困的,我從小就學會做很多的家務。

我少時倒算聰明伶俐,算是名列前茅的小學生。我也是積極的紅領巾,愛讀書,更愛唱歌、跳舞和體育。一方面被老師喜愛—因為成績良好,另一方面受老師討厭—因為我被男同學惹氣,天天在課堂打架。到小學畢業那年,本該考上優良初中的我,居然在統考時來個粗心大意,結果名落孫山,被派到民辦中學,母親和我自己也實在蒙羞,認為不再唸書也罷。那一年,是中國饑荒後人們大量偷渡到香港的一年,政府也大量合法放人往香港探親。上帝於是扭轉乾坤,趁此良機把我引領到香港探望父親而定居生活,免去民主期間內亂的一切禍殃,並得著一個新的求學機會。離鄉別井,進入一個陌生城市生活,對一個正要脫離童稚爛漫的我彷彿連根拔起。永別了童年的朋友!永別了那橫街窄巷的兒嬉!更永別了那唯一呵護我的外婆!到了香港與父親相聚,我天真的香港夢很快就被破滅。父親的經濟當時無法安頓我大姐,我和我妹妹的到訪,大姐馬上被介紹工作了,我呢,暫時被送到姑媽家,妹妹則跟爸爸在一起。我在姑媽家才一個禮拜,就被介紹到一戶人家中打住家工,天天被鎖在屋裡看顧兩個幾歲大的小孩,煮飯、洗衣服、打掃房子一腳踢。女主人會買鹹菜給我做晚飯,我暫時被軟禁,怕讓我出門會丟失。那時香港還沒有洗衣機的發明,我每天一面用手洗衣服,一面以淚洗臉,從陽臺眺望港灣的海水,哀悼失落了的自由,悲傷自己孤苦地寄人籬下。好不容易過了兩個禮拜,一天,女主人放我到大廈樓下買東西,十二歲的我驚惶地逃之夭夭,間路迴到我姑媽家,拒絕回去打住家工。於是,我父親只好把我也帶走。我和妹妹被安頓在有十戶人家擠擁居住的一個大廈單位,租了一張床位,那就是我和妹妹的家。父親又送我到私立學校學英文,總算安撫了我的失落。然而,過不多時,我生命的第一個喪鐘敲響了!

那一年,我聽說外婆因病去世了,以為從此世上再沒有人會瞭解我,鬱鬱寡歡之情更甚。同時,因為自己熱愛中國文學,不喜歡學英文,就找機會轉學到一家新開的中文學校。上課才兩天,受到挫折很是氣餒,就告訴父親不想就讀新學校了。沒想到賺錢不易的父親把我大罵一頓,要我將繳去的學費五十塊錢要回來,不然,就不許我再唸書,要

送我到茶樓賣點心。當時,我年幼不懂父親因為生氣用恐嚇來教訓,句句聽在心裡如刀割。在他陪伴之下,我厚著臉皮去見中文學校的校長,要求討回已繳的學費,學費討不回來,我父親生氣之下在校務室痛罵我並掌了我一個耳光。那一個耳光打進我悲戚的心,如同晴天霹靂,在眾目之下,我醜得無地自容,就此認定我是一個不被愛的“孤兒”,既然外婆已逝去,我也沒有生存的必要了。那段日子我很氣憤,恨透世界,不想見人,更是不想通,既不被世人珍愛,為什麼還要存活?那時,我雖不認識造物主,卻卻以天父的慈愛保守著我。一天,祂讓兩本書落在我手中,就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,和一本有關墨雲學說的科學書籍,從中,上帝讓生存的希望在我腦子重新閃爍。我從孫中山的書中得

在行騙中。這一個“啓蒙”,把我從人間有限的憐愛能力中狠狠地摔下來,我發現自己不能去愛一個不可愛的世界。這一個喪鐘在敲的當下,我失去了歡笑,連微笑也不再,多年對文學熱愛的情懷頓然消逝,再無法閱讀任何文章,換來的,是一份失去眼淚的悲哀,有兩年時光,我變成一個失去一切激情而無望的人。在高中快畢業的這年中,上帝做了兩件事來挽救我。上帝先用音樂來安撫我。那年頭,校方請了一位從意大利回港的中國知名男高音到學校教聲樂,選出二十位有音樂天份的學生,每星期一次留校受訓。我幸運被選,開始在歌唱中寄情,在每一次的歌唱中,隱隱感到自己還是活著。優雅的古典音樂和浪漫的藝術歌曲開始向我招手,我於是進入音樂的



破碎與重整 — 劉影嵐見證

認識劉影嵐女士實在是個偶然。記得 1 月 29 日那天,我和一位新朋友 Nancy 在聊天中 Nancy 說: 她有一個信上帝的姐妹叫影嵐,你一定會喜歡, Nancy 順手將影嵐的一個 DVD 給了我,讓我回家欣賞影嵐的歌曲,影嵐從內心深處唱出的歌聲充滿了摯愛,讓人十分感動。我迫不及待地想瞭解這位歌星,給馬上影嵐掛通了電話,這是我們第一次在電話里聊,沒有說幾句我就想最好馬上見這位愛上帝又有才華的歌唱家,我急切地問:我可以現在就來見您嗎?她說可以。就這樣從我們電話里聊到了她的家。我在她家裏面對面的將近 3 個小時傾聽她講述她自己的故事:動人,親切。

第一次見面的影嵐她給我留下難忘的印象,她沒有任何掩蓋,她用心與我交流,她敞開她的心靈對我講了她的人生故事,她曾經在苦難中掙扎,但她的天真勇氣讓她一次又一次從地獄中脫身,拯救了她三次生命。在人生這個大舞臺,她沒有走後悔的路,因為她知道只有心中有上帝,路路都是好路。她自己從破碎中重整,讓自己飛了起來,同時她也讓更多的人聽到上帝能聽到上帝的聲音,多年來她在世界各地上帝服務。親愛的讀者讓我們一起來分享閱讀由劉影嵐寫的她的心聲。
浦瑛

著“立己立人”的道理,從墨雲學說書中,我學到大爆炸的星體要不停的自繞,直到繞出一個軌道,才能成爲一顆不被殞滅的恆星。恆星的價值意義,在于它自繞中的軌道創造。在一個十三歲女孩的腦袋,不知道是否真能讀懂那些書,奇妙的是,這兩本書啓發了我生存的意識,我決定,若不爲人所愛,可以去愛人,爲自己的生存創下一個意義。我似乎相通了。在我高中的年代,神推鬼擁地我被帶到一家很有名望的基督教女中求學。在報考的最後一天,我跟朋友去湊熱鬧,對該校其實素不知曉;在 297 名考生中有九個被錄取,我居然榜上提名。進校頭一年,我有七科不合格,被留級,老師還以為我父母花了許多錢替我買來這個學位。在高二那年,我因爲到一所大專夜校旁聽,結識了一位自命詩人的大專助教,他在我面前吹噓他在台灣大學文學界的交誼和地位,把同輩作家的某些出名著作借我閱讀。我當時對他非常尊崇,哪知他卻是那位在我心靈敲響第二次喪鐘的人。在一晚的旁聽課程中,我發現他把一本有關中國新文學運動發展史的內容抄在黑板上,講課時好像是出于他的東西(我剛好看過那書);當時我覺得他好卑鄙,偷了人家的內容,大言不慚地用來教學,(有可能我是自家誤會了他的動機,總而言之,在我意識他卑鄙的那一刻,他把我對人類的信心撒塌了。我以為我雖不被人愛,還可以去愛人,並要裝備自己像魯迅作家一樣用文筆去救世;如今我發現文人也是如此虛偽,恐怕都是在同卑,互撞肩膀,彼此利用,都

象牙塔,讓死灰的心燃起星點的柔情。之後,上帝在學校安排了一個基督夏令營,有一個星期在其中,除了早、晚堂的聽道,我每晚與牧師發問、辯論上帝是否存在,和耶穌是神的兒子與否之疑難。每夜,牧師願意陪伴我談論到深夜。出營後我買了一些基督教書籍,挑燈夜讀,茶飯不思,想弄清楚耶穌是真是假。在一個星期內,我到電影院看了一套名“實虛”的影片,片中故事以耶穌時代為背景。看影片時聖靈在我身上工作,我全身不停發抖,並為耶穌上十字架而哭腫了眼。在影片結束時,我心中清楚耶穌是神的兒子,意識到我之前之所以不能信,是因為未敢把自己交付到祂的愛中。那天,從電影院回家路上,我興奮地在內心呼喊:“我是基督徒!”喪鐘在我心中變成樂聲,因爲我再次找到了我的烏托邦,里面有我心底渴求的真、善、美和愛。

我升大學的時候,是已受洗信主的基督徒,只是未能真正得道。我和妹妹曾大搖大擺地在星期日到教會敬拜,每每遲到,見空位總是在前排。我們一坐下就打瞌睡,牧師講完道就醒過來。從不參加團契活動,總覺得在教會中,女的脂粉不塗,古銅像老太婆;男的雖道貌岸然,卻呆板木訥。雖不敢說教會里面缺真、缺善,就是覺得不美。心中其實還有一種抗拒,怕被同化了,就像讓正在復活的心,悸動在一個僵冷的形體似的,有所不妙。那時,我在大學中主修英國文學系,在所讀的文學著作中,人文主義抬頭,與耶穌要求人

背起十字架捨己來跟隨他大有衝突。我當時不明白其中的意義和奧秘,以為耶穌要求我們做機械人,那于我是一種慢性自殺,違反人的本性。人性的尊貴在乎各人的獨特,耶穌要求來一個抹殺,太不合理性了,我不能接受!我曾離開教會,自以為事地去生活。我那時只是感謝耶穌作了我的救主,讓我死後可以上天堂,但活在今世,我堅拒背起十字架來跟隨他。

那是我青春的歲月,我的歌唱漸漸給我帶來艷羨的目光,我高興還來不及,就墮入難拔的初戀情懷,落在三角戀愛的漩渦中。那一份愛情深知不討上帝喜悅,只能掙扎在痛苦中,知道自己被愛火焚身,就是爲了一點溫暖,如飛蛾撲火。我總算是轟轟烈烈地愛過了,最後的醒覺是明白自己的軟弱和受捆綁,覺得做人真是苦啊,做基督徒更是苦,若非受控于宗教的道德意識,至少可以自私地放肆而無需自責;但做了基督徒,就像一只被綁的野猴。耶穌你是真是假?上帝你是否如尼採所宣告般已死去?那次的內心吶喊,因著自己的人格破碎,爲自己敲響了最淒厲的喪鐘,也挑戰了上帝,要祂向我顯現,拯救我的肉身,免我不知要上吊還是跳海。我的確走到人生的窮巷,此刻才明白為何耶穌要我背上的十字架跟著他去釘死,原來自己的生命不外如破布一幅。記得使徒保羅說過,要與基督同死才可以與基督同復活。我哀哭著與上帝立約:“你若那位愛的真神,就要來救我,免我一死;我就當作我已自盡,從今活著的不再是我;我願意讓基督活在我的肉身掌管,讓你得著榮耀,我也歡喜快樂。你若不來救我,就證明你是死的,我又死何足道?既然沒有上帝,也就沒有地獄,一死就化爲烏有,好擺脫人生的苦惱。我也不想要輪回重生那一套,投胎不外是希望再當人,既然今生當人都不想,難道羨慕成佛不可?也無需想修煉個四大皆空,一個沒有愛的世界本來就是空,毫無意義,毫無樂趣。我渴慕的,是耶穌的應許:“我來了,是要叫羊(或作人)得生命,並且得的更豐盛。”我在自己的邏輯中抖起無窮的勇氣,等待為耶穌再活一次,或然,就悄悄地撒手塵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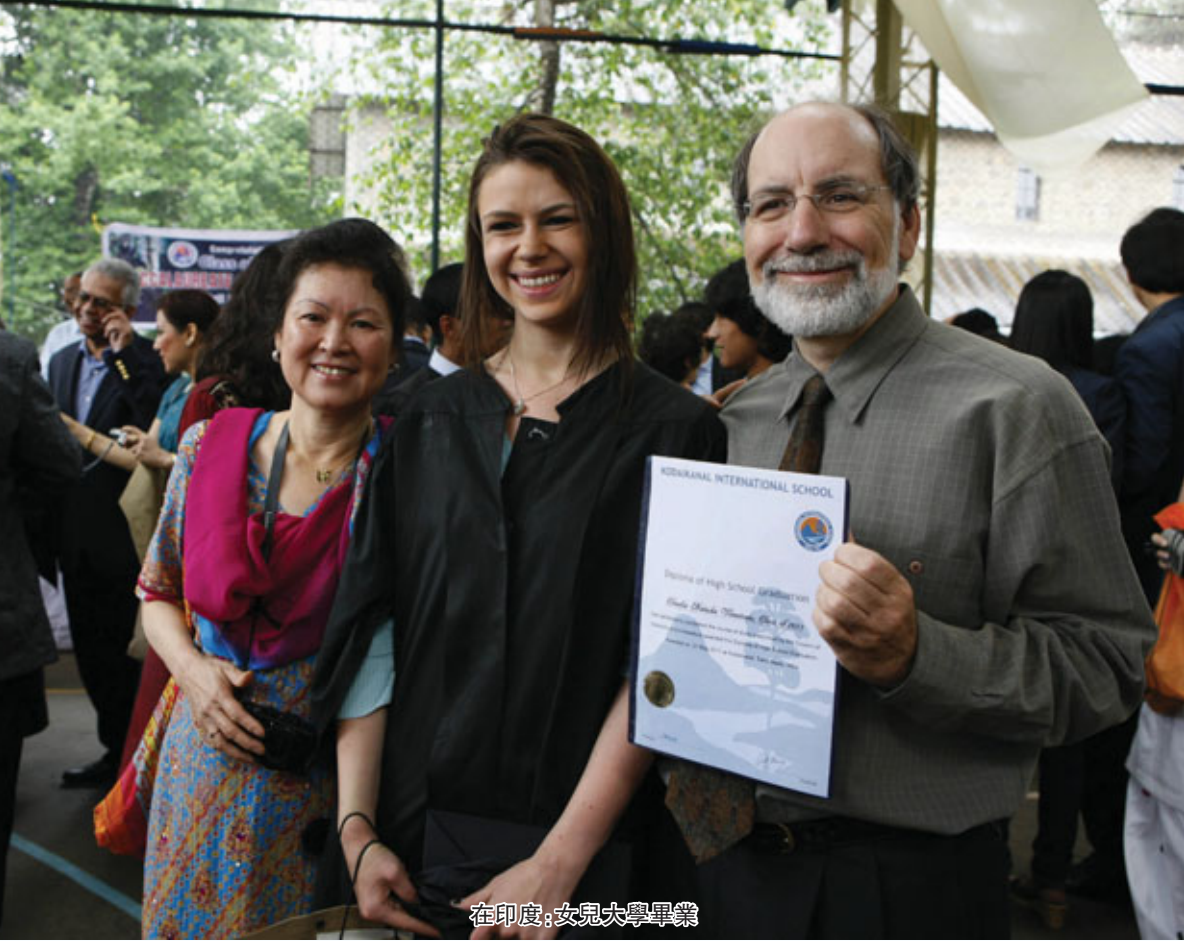
上帝可真的聽見我對他的挑戰與立約,他給我的拯救馬上出現。兩天後,一位我唯一願意相信的外籍宣教士,我中學的聖經老師,已五年沒通音訊,忽然來電話找我,帶來一群聖徒。相聚時,他們讀聖經,念到神的話像雨刀的金劍,可以剖開人的靈與魂...我忽然熱淚下滾之後就大哭抽泣。那才是真正的被復興了,從此以後,不敢再離開神的家,戰戰兢兢地求主引導每一步,學會在神面前被動前行。奇妙的事也就接踵而來,天父帶給我的祝福,先是在一家基督教中學任教,一年後被該校校長

推薦獲獎學金到美國阿蘇撒基督教大學進修教育碩士,畢業後被帶領到克利夫蘭音樂院進修聲樂,並賜我外籍的如意郎君,卓越優秀的寶貝兒子和從蘇俄領養回來的女兒,因著她童年被虐待和被拋棄的創傷,因著面對撫育破碎的心靈,天父為我在漫長的歲月中,開啓了對內在醫治的學習。如今我們已成空巢父母,並抱了孫孫。榮耀歸于耶和華神爲了感恩,我和夫婦參與世界宣教的行列,有機會就四出探訪,見證耶和華的恩惠,並閑來吟詩作樂,歌頌耶穌基督的救恩。我若能到地極爲主作見證,就不能不分享聖靈在我心田撰寫的咏嘆:

我未曾知曉 (影嵐詞)

我未曾知曉,主同行美好,眼前只看到,月黑風高; 我幾許痛傷,心只想躲藏,啊有誰願意,伴我身畔? 我未曾知曉,主觸摸奇妙,只想如浮萍,順水流漂; 主差派使者,輕將我托住,放進祂心懷,以愛庇護。 主口出恩言,安慰我憂傷,除我心幽暗,賜我平安; 恢復我童心,在人前瀟灑,在神國蹦跳,何等美妙! 今我渴慕主,願攜手成雙,散步主園中,簇花怒放; 帶來我朋友,與我主邂逅,主愛泉涌流,供人享受。

舊約中有君王大衛寫詩頌贊耶和華神,讓我分享幾句以表共鳴: 我坐下、我起來,你都曉得。你從遠處知道我的意念。我走路、我躺臥,你都細察,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。我若展開清晨的翅膀,飛到海極居住。就是在那里,你的手必引導我。你的右手,也必扶持我。(詩 139:2-3:9-10) 你已將我的哀哭變爲跳舞,將我的麻衣脫去,給我披上喜樂。好叫我的靈(原文作榮耀)歌頌你,並不住聲。耶和華我的神阿,我要稱頌你,直到永遠。(詩 30:11-12)阿門!



在印度,女兒大學畢業



演唱歌劇



禱告,祈求上帝降福



在印度的讀經夏令營



教會唱詩班

